

消失的钟

—

8.30在兵营报道，他记得很清楚。他四处问询，现在到底几点了呢？有人说三点多，他知道肯定不对。一个说七点，也必定错误。时间突然消失了，那个正确版本的时间，藏在哪儿呢？他到处翻找，看见迷彩服，脏兮兮的，团在床下，踩在靴子底下。怎么办，怎么办？夕阳先是红润起来，又不高兴似地拉下了脸，而他仅仅是留下了一点印象。这是现实里面的下午。他在半梦半醒之间挣扎着寻找时间，想着自己应该起床，却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全部时间。

他醒来，才记起自己刚刚十六岁，还不到服兵役的年纪。这份关于兵役的记忆，应该是姐夫那里来的吧。他摸摸右边脸颊，不用看也知道，一个圆肿的，发光发热的青春痘，周围簇拥着硬硬的胡茬。他吐泡般吐出句脏话。这间卧室有夕照，刚才睡着的时候，太阳正好照在这一边。这就难免让人觉得，连太阳都在跟他过不去了。

他皱眉摸出一根烟，打开窗，手肘支在窗台上。下面是护城河，最近久不下雨，河里全是鸡屎绿的淤泥，看一眼就粘在肺里，再也不想呼吸。鸽子在排水孔里做了窝，白的，灰的，它们的命就是过这样的日子。

门铃响起，他吃了一惊，烟差点掉下去。定了定神，才想起姐姐已经出嫁了。以前他在家里吸烟，如果姐姐在家的话，一分钟内必定敲门骂人，也不知道她怎么长了那么灵敏个鼻子。姐姐以前做空乘，那时候要么几天不在家，要么就在家一整天。他曾经很盼着她出嫁，但是自打她结婚以后，家里的气氛就变了，变得他也很想快点逃出去。

他不舍地碾灭香烟，走出卧室。门自己开了，是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阿姨，他叫了声安娣。阿姨絮絮叨叨用福建话说，“怎不开门？汝看电视是唔？汝一日电视看几点钟？噯，即阵几点啊？恁厝有钟无？（你在看电视吗？你一天看几个小时电视？现在几点？你家有钟吗？）”

阿姨屋里屋外找钟，他不说话，背起包就出去了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家里是有过一座钟的。

二

在这个人人都有手机的年代，家家户户的墙上仍然需要一座钟。人在家里懒散，手机未必时时带在身旁，手表也是一到家就脱在洗手池头，好放松筋骨。干活的时候更是不方便找这两小件来看，墙上有个大圆盘，看时间看得心里透亮，多好。

那只钟到底长什么样，他本来已经忘了，这下又模糊想起来一些。它应该是发源于中国的小商品市场，流通到全世界各地的亿万钟表中的一员，特征是便宜，材料不太经用但如果无病无灾，仍然捱得过许多岁月的风霜。和它许多的同类一样，它的外表属于某种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独特审美流派，可以同时满足大多数人群对于奢华，传统，异域，现代等多方面的喜好。他记得它有着维多利亚古典花纹，和现代工业主义的生铁指针，在钟摆下装饰着一只让人联想起海盗的粗犷的锚，钟身虽然是塑料的，却被漆成了暗红的实木效果。

家里那座钟，妈从起床就开始盯着它，若是七点了门还没有响，她就会咕哝着，“死哪里去了……又去买多多喔，贪赌的烂骨头”。她在等开德士的芒叔回家。芒叔其实是继父，但是因为和妈在一起的时候年纪都大了，他和姐姐都没改口叫爸。芒叔以前自己有个小船厂，后来一些大船厂进来新加坡，小船厂都倒了，他就开起了德士。妈虽然嫁给他，却看不起他，时常揪着他，提着他全姓全名地骂他没用。芒叔是个好性的，像卖榴莲的阿叔那样，手给刺扎坏了，以后反倒钝钝地觉不出痛。

芒叔用这钟的时间则取决于他在关注哪一场赛事。他离了利物浦不能活。芒叔在家里总是蜷在沙发一角，连续开德士十多个小时的辛酸都写在脸上。只有球队进球才能博得他脸上一阵青春的光芒。

姐姐出嫁以前也离不开这座钟。她经常是在洗手间里化妆化到一半，脸上半黄半白就跑出来，朝钟张望一下，就赶快跑回去，嘴里还念着，“糟了，要迟到了，糟了。”姐姐从Poly时就开始谈恋爱，偷偷化妆。毕业后被阿联酋航空选去当空姐，其实她不够高，也不够瘦，但胜在一双大眼黑白分明，孩子似的明亮，说起话来也很温柔。虽然她待他一点也不温柔……

至于他，好像是唯一不需要这座钟的。他的脸离开电脑就立刻贴在手机上，出门还有运动手表。这么多仪器提醒着他，他哪里会把时间给丢了，给忘了呢？

三

姐姐宣布要结婚的那天晚上，气氛很坏。妈不支持这门婚事。姐姐和姐夫谈了十多年恋爱。前几年姐姐当上了空姐，姐夫也进了飞行学院。他一直很羡慕姐夫，也做过自己将来去考飞行员的梦。

妈坐在沙发当中，巍然如山，连沙发也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，“就知道想飞，想当pilot，谁不知道飞行学院中看不中用，学费死贵，把他老子的存款全扑进去了。现在连份工作也没有，你们两个以后吃什么？”

姐姐刚到家，淡茶色的空乘制服还没换下，听了这话，眼圈一红：“总会有办法的。我和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。”

妈手一摆，声音也尖利了。“不是我说他，飞行员职位那么好找，那早就找到了。像我找了你芒叔，天天看着他我火就上来！也没个正经事业……”

芒叔在沙发另一头缩着，好像在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小，小到看不见。他双眼无神地望着空中。今天没有球赛，没有球赛的人生是空洞的。

姐姐急了，“他，他不会一直这样的。他已经毕业了，总有一天会当上飞行员的。”

妈也急了，“还没结婚先忙着替老公说话，不是我咒你，你嫁给他没好结果！”

这话一出，姐姐的眼泪马上决堤了，像厨房淹水那样一发不可收拾。她边抽噎边说，“要什么好结果，有这样的妈咒我，能有什么好结果……他开德士我也跟他，他去收Karang guni我也跟他！我不像你，跟着人还天天看不起人。”

他不敢插嘴。在这个家里，妈地位最高，姐姐次之，芒叔最低。他只比芒叔稍好点。地位最高的两个人爆发战争，他和芒叔只有在一边看着的份。

四

姐姐婚礼将至，家里还是阴云密布。妈本来想用冷战降服对方，却发现对方以冷制冷，变得有点高处不胜寒，只好自己搭上老脸，去帮姐姐筹备婚礼。

婚礼那天早上，新郎要带着一班人马来“闯门”，姐姐也会召集姐妹们来支援，给男方军团各种颜色看。为了方便穿衣服，化妆这些事，姐姐头天晚上住在她要好的朋友慧怡家中，收拾好了才和慧怡一起过来。

天才蒙蒙亮，他被一阵疾风骤雨的敲门声惊醒，跟着听妈高声说，“红包纸还少几只，我去巴刹看买不买得到！你快起来，姐姐她们要来了。”

他在脸上使劲搓了几下，从床上弹起来。客厅里没有芒叔，但好像沾染了芒叔的气质，呈现出一派哀愁景象。芒叔平常驾晚班，早上六点多交了车，买报纸，在Kopitiam喝了鸳鸯奶茶，看完报纸才回来。但是记得他头天晚上特意没驾车，不知道人去哪里了。

他两手拄着洗脸池，垂着脑袋让自己清醒一下。迷迷糊糊地，他抬起头看镜子，看见额头一颗豆大的青春痘正露出白色脓尖。溯流而上，是鲟鱼的本能。看见青春痘出白尖去挤，是人类的本能吧。他不假思索地伸手去挤，却没有看上去那样容易，费了好些功夫才把它解决了。

这时他听见外面一些声响，心“咚”了一声，“糟！”现在什么时间了？会不会姐姐的姐妹们要到了？我可还穿着平角底裤咧。他慌张张跑出盥洗室，朝客厅的钟看了一眼。还好，大概还有十五分钟的空余。他跑回盥洗室又想起当务之急是穿好衣服，于是又往卧室跑，把门砰地摔上，结果力度过大，整个房子都像地震那样晃了一下。但怎会有两声门响？他狐疑地开门看去，那边地上的是什么？

他冲过去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

客厅里那只老爷钟，分成几片躺在地上。

婚礼的早上发生这种事，她们会不会觉得这是坏兆头？他搜索脑海里所有关于钟的迷信，记得“送钟=送终”，那没钟是如何呢？“无终”？那对于一场婚礼来说，真是坏得不能再坏。他咬牙，无论如何，先混过了今天再说。

他在储藏室翻到林志源肉干的纸袋，心中一喜，赶紧把钟的遗体一片片拣进去。设计成锚的那一部分硬是伸出纸袋来，像死不瞑目的螃蟹的鳌。这样也够了。他抱着纸袋小心地滑进卧室。

他现在才发现这个家拥挤到了什么程度，完全找不到一点空间来隐藏证物。他的旧吉他盒子占据了床底大部分空间，几双球鞋补足了空余。衣柜的一半是去欧洲那年全家买的冬衣，旁边挂着姐姐几件不常穿的礼服，自己的T恤和牛仔裤，内裤，乱七八糟的塞在里面，随便拿一件什么出来都会导致一次山体滑坡。他向衣柜顶上望去，网球拍盘踞在上面，像一片硕大的蛛网。

家里静得听见自己的心怦怦跳，还有姐姐和慧怡姐上楼的脚步声。他抱着纸袋茫然四顾，犹如一个城邦将陷，却找不到人可以托孤的将军。

五

婚礼过后，姐姐去普吉岛度蜜月，妈也和几个安娣去了槟城三天两夜游，说是要放松一下。家里只剩下芒叔和他。他借口要准备‘0’ Level，故意在外面泡到芒叔出车了才回家。

妈回来后，他提心吊胆，却也没看出什么异状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听见家里激烈的争吵声。

“你这个鬼样子还要去找女人，我倒要看你长了几个胆子！”妈站在厨房里，声色俱厉。

“我哪有。哪个女人愿意跟我。”一向惜字如金的芒叔憋出了好几个字。

“那我问你，浴缸里的长头发是怎么回事？老娘出去两天，你就忘了自己姓啥了不是是？”

“慧怡和小妹在家shower过，婚礼那天。”芒叔一向称姐姐为“小妹”。

“那是几 久的事了？安娣不是来打扫过，怎会还有？”妈步步紧逼。

“我怎会知道。她从来就打扫不干净。”芒叔丢盔卸甲，仍然嘴硬。

“ok，那还有，钟呢？是不是你带哪个女人来家做见不得人的名堂，弄坏了也不敢认？”

“你！我说没有就是没有！”一向懦弱的芒叔声音大了起来，脖子上筋脉分明胀了起来。

“反应这么大，你不是理亏呀？”妈像终于捉到了确凿的证据，得意起来。

“你不要无缘无故冤枉人！”芒叔的话里竟带了哭音。“你说我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不可以冤枉我。我和你说过一千次了，钟哪里去了，我不知道！”

“那你说钟去哪里了，弟弟在读书呀，小妹去度蜜月，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偷去槟城的不成？”

他听见撕心裂肺的门声，那是木制大门，若猛然拉开，就是这个声音。之后哐一声，是外头的铁门。芒叔这人就是这样，即使在气头上摔门而去，也不忘尽责地把铁门关好。

他觉得很对不起芒叔，便悄声道，“妈，你误会芒叔了。其实那天是我不小心，把钟弄坏然后扔掉的。”

妈意外地看着他。“你真懂事了。怕我和芒叔出问题，自己来顶缸。哼，可惜，我手上一堆证据，就算我的家华再懂事，那个老东西也躲不过去的。”

他还想解释，妈却摇摇手说“破钟值几个钱，我一天不敲打老东西，他一天不知道自己姓啥。

我看他外头是有女人，成宿的不回家，我就不信他天天这么勤力？”

他只得默然，转而去看不空荡荡的，没有了钟的墙壁。

六

昨天一家人聚餐，他找个借口吃到一半就逃了。姐姐好强，人前话总是说得很大声，也总说自己过得很好。可是人后……他想起姐姐忧郁的脸。

那天姐姐回来，翻箱倒柜地找什么。他不敢问。约摸半个小时，她好像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一屁股在床上坐下来。“家华，今天没课？”姐姐不是一向“哎”，“哎”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礼貌了？他感到两人之间的一种生疏。但同时，也挺了挺腰杆，好像这突如其来的尊重把他一下子变成了大人。

“嗯。”他不愿意告诉姐姐，他又逃课了。

“家华，我走以后，家里还好吗？”姐姐小心翼翼地问。

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这个家，算是还好吗？“还行”，他听见自己违心地说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啊，怎么说呢，以前我不信这些的，但自从那钟……很多事情发生。”

姐姐压低声音，“你知道吗，在我婚礼那天，妈把墙上的钟收起来了。”

他紧张起来，额头也沁出细汗，“你怎知是妈？”

“不是她还有谁？总不会是芒叔！难道是你？”姐姐说着忿忿然，“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。她不支持我结婚也就是了，把钟收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直想不通。”

“可是，这事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。没了钟，总不是什么吉祥的事。你姐夫没有工作，心情不好。我要支持他。可是他赌博，把结婚时送我的项链和戒指都当掉，输掉了。我就想，这事是不是早有兆头的……她早就咒我不会有好结果的……是不是把钟收起来就是这个意思……可她是我亲妈，怎么会……呜呜”，她捂住脸，抽泣起来。

“姐，那钟是我……”他脱口而出，“是我摔坏了扔掉的，不是妈。”

“看你，撒谎都不会。钟根本没坏，只是被人收了起来。”姐姐从刚才翻出来的一堆纸箱子里拿出一样东西，赫然是那座消失的钟。

七

他无数次站在窗前凝望护城河。雨水充足，河里的水位也涨了起来，假如不是清楚底下污泥的模样，还真会被它那绿波荡漾的景象骗了呢。在生活的表象之下，到底什么是真实？

以前有钟的时候，钟就是独一无二的权威。没了钟以后，妈老是问芒叔时间，问了又不信，只好又问他。结果两人的报时对不上，妈就会抱怨表都不准，没有人可以信。其实告诉他们什么都没用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的版本。

他看了看时间，十二点整。那是唯一秒针，分针和时针重合的时间。

(4972 words)